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録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六十三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三十九

唐碑一 朝典

紀功碑

高宗撰并行書飛白額顯慶四年八月立 金石録

大唐紀功之頌唐高宗書在孟州 金石略

登封紀號碑

高宗撰并行書飛白書額乾封元年二月金石錄

右唐登封紀號文凡兩碑皆高宗自撰并書其一大字磨厓刻于山頂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然世頗罕傳宣和初余親至泰山得此二碑入錄焉金石錄

小字登封紀號碑

高宗撰并行書飛白書額小字在泰山下金石錄

述聖紀

武后撰中宗正書文明元年八月金石錄

唐述聖紀碑立乾陵令倒仆折為數段止存兩段耳據金石録云武后製中宗書字法遒健深得歐虞遺意非中唐以後所辦也（石墨鐫華）

昇中述志碑

右武后撰相王旦正書萬歲登封元年正月（金石録）

右周武后昇中述志碑武后自撰睿宗書碑極壯偉立於嵩山之巔其陰鍾紹京書字畫皆工妙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金石録）

封中嶽碑

書撰人姓名殘缺碑額薛稷正書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金石録

右周武后封中嶽碑已殘缺書撰人名字皆不可考然驗其筆蹟蓋薛稷書也金石録

封祀壇碑

武三思撰薛曜正書萬歲登封元年十二月金石録

今在登封縣西萬羊岡金石文字記

太宗賜少林寺教書

八分書無姓名髙祖武徳三年疑後人重書金石録

昭陵刻石文

太宗御製歐陽詢八分書貞觀十年金石録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為文徳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具載于太宗實録令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其畧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寳玩用之物木馬偶人有形而已欲使盗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

陵猶如蟻垤皆被穿𥨍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
少望與天地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寧切至也
然竟不免溫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
此眷眷不忘何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
賢哲之所難也又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與在陵内
何異其詞尤陋得無為後世達士所笑乎全上

贈高頻禮部尚書詔

正書無姓名貞觀十一年十二月金石録

右唐贈髙熲詔書貞觀十二年攺葬有詔贈禮部

尚書其事當載於史而隋書熲列傳唐書帝紀太宗

實録皆不載同上

贈比干詔

薛純陀八分書貞觀十八年金石録

貞觀十九年二月薛純陀八分書令重刻在衛輝府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十九年二月贈殷比干為太

師謚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祠以少牢上

自為文以祭之金石文字記

追尊玄元皇帝詔

王懸河行書乾道元年十二月金石錄

紀泰山銘

明皇撰并八分書開元十四年九月金石錄

玄宗御製并書文詞雅馴而分隸遒逸婉潤最為當

時得意之筆刻在泰山高崖字大六七寸石方三丈

極不易搨王户部尭年為彼中司理見餉一紙如獲

明珠王元美云余嘗登泰山轉天門見東二里許穹

崖造天銘書若鸞鳳翔舞于雲烟之表為之色飛惜

其下三尺許為搨工惡寒篝火焚蝕遂闕百餘字云

石墨鐫華

開元十四年玄宗御製并書今在泰山頂石崖上金石

文字記

龍角山紀聖銘

明皇撰并八分書開元十七年九月金石録

右唐龍角山紀聖銘明皇撰按高祖實録武德三年四月辛巳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乘白馬朱鬣謂善行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汝祖也今年平賊後汝當為帝天下太平必得百年享國子孫且千歲太宗遣使者杜昴致祭須臾神復見謂昴曰歸語天子我不食何煩祭為高祖異之立廟於其地授善行朝散大夫據碑稱是時太宗為秦王討宋金剛所謂賊平汝當為帝者指太宗也其事可謂

怪矣然碑與實録所載語頗不同文多不能備録惟
碑稱善行以武德三年二月初奉神教至四月老子
又見曰石龜出吾言實旣而太宗遣昂善行乗驛表
上至長安適會郇州獻瑞石如龜文曰天下安平萬
日而實録亦云郇州獻瑞石有文曰天下于萬其語
小異又碑稱善行絳州人而實録云晉州耳老子其
生以清淨無為為宗豈身沒數千歲而區區為人稱
述符命哉盖唐太宗初起託以自神此陳勝所為謂

卜之鬼者也史臣既載于實録明皇又文之于碑遂以後来為真可欺罔豈不可笑也哉金石録

龍角山慶唐紀聖之銘唐明皇書在晉州金石略

龍角山慶唐觀紀聖銘今在浮山縣龍角山　舊唐書地理志武徳二年分襄陵置浮山縣四年改為神山冊府元龜載開元十四年九月制曰玄元皇帝先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於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山近日廟庭屢彰

嘉瑞度荷靈應祇慶載深宜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於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奉敬_{金石文字記}

司刑寺大脚跡敕

正書無書撰人姓名長安二年六月_{金石録}

長安二年右司刑寺大脚跡敕并碑銘二闔朝隱撰附詩曰匪手擕之言示之事葢諭昏愚者不可以理曉而決疑惑者難用空言雖示之巳驗之事猶懼其不信也此自古聖賢以為難語曰中人以下不可以

語上者聖人非棄之也以其語之難也佛為中國大患非止中人以下聰明之智一有惑焉有不能觧者方武氏之時毒被天下而刑獄慘烈不可勝言而彼佛者遂見光蹟於其間果何為哉自古君臣事佛未有如武氏之時盛也視朝隱等碑銘可見矣然禍及生民毒流王室亦未有若斯之甚也碑銘文辭不足録録之者所以有警也俾覽者知無佛之世詩書雅頌之聲斯民蒙福者如彼有佛之盛其金石文章

與其人之被禍者如此可以少思焉集古錄

附

司刑寺佛蹟碑

前碑闕朝隱撰范元悊正書後碑范元悊撰吴守劼

八分書長安三年七月金石錄

武后少林寺勑書

八分書無姓名天冊萬歲二年十二月金石錄

明皇誡牧宰敕

八分書無姓名開元二十六年六月金石錄

夢真容勑

正書無姓名開元二十九年六月 金石錄

唐趙履信記藴靈芝行書并篆額開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立本朝天聖六年重摹 復齋碑錄 碑在廣信軍 寶刻叢編

唐玄宗真容應現制

開元二十九年六月一日下臨海太守賈長源刻輔崇儀八分書 復齋碑錄

盧奐廳事賛

唐陜州盧奐廳事讃開元二十四年唐玄宗撰并書奐爲陜州刺史玄宗行幸過陜州書其廳壁而刻之集古録

唐玄宗御製御書帝西幸過陜府至奐廳事題賛於其壁奐以刻石并謝表批答附于後碑以開元二十四年十月立集古録目

盧奐謝表并批詔

表正書無姓名詔行書金石録

聖宮石臺勅書

裴璀書蕭誠題潞州金石畧

啓聖宮臺勅

太子亨題在西京金石畧

唐羣臣請立道德經臺批答

唐玄宗注經成詔道士司馬秀等請立經臺奏謝批答

及皇太子紹慶王琮等十八人列名皆附刻於經臺集古録目

令長新戒

開元中令長新戒唐開元之治盛矣玄宗嘗自擇縣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新戒刻石今猶有存者余之所得者六世人皆忽不以為貴也玄宗自除內難遂致太平世徒以為英豪之主然不知其興治之勤用心如此可謂為政知本末矣然鮮克有終明智所不免惜哉新戒凡六其一河內其二虞城其三不知所得之處其四汜水

其五穰其六舞陽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集古録

令長新戒一在汜水正書令長新戒二在房子縣正

書令長新戒三八分書金石録

虞城縣令長新戒王遹篆書鄧州令長新戒劉飛書金石畧

開元二十四年二月五日諸道石刻録

鄭樵金石録有新誡碑二一王遹篆一劉飛書趙明

誠録有三紙歐公録又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

余所獲乃一王某行書蓋開元頌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泐甚然書法是深于聖教序者石墨鐫華

唐令長新誡　在河内唐玄宗御製初玄宗擇令長一百六十三人又自製新誡宰相裴耀卿等請令集賢院善書者書以賜之其後諸縣往往各以刻石集古録目

唐令長新誡　開元中縣令徐杭所刻太室山人劉飛書在穰縣集古録目

玄宗嘗幸驪山登朝元閣命羣臣賦詩正字劉
飛詩最清拔特蒙激賞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
已出為一尉而卒封演見聞記
唐令長新誡　唐玄宗御製大和九年縣令李易簡
建鄭宗冉書此本無玄宗勅書而別有勅語乃當時
召新除令長賜食於朝堂而遣之叮嚀慰勉之言也
在舞陽縣集古錄目
唐令長新誡汜水　唐開元中縣令馮宴所刻後歲久

以為柱礎寳歷二年縣令崔㴸移置於縣廳

褒封四子敕

敕門下昊穹眷命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記典莊子列子文子庚桑子列在真仙體玆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絶等夷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冲虛真人文子號曰通玄真人庚桑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書並隨號稱為真經宣布中外咸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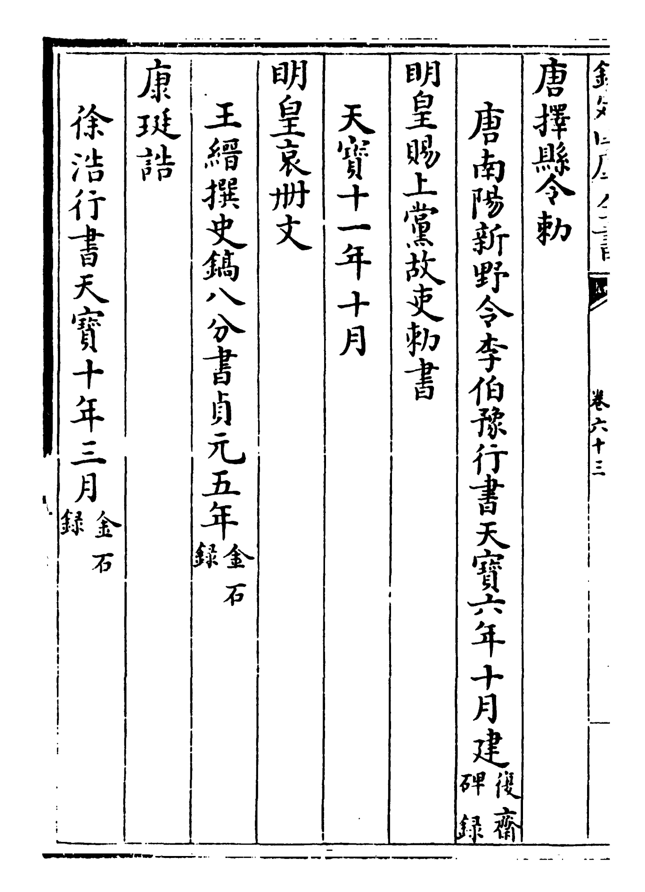
聞知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求古錄

天寶元年二月正書令在盩厔縣樓觀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同秀稱於京永昌街空中見玄元皇帝以天下太平聖壽無疆之言傳於玄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殿二月丁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為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祔玄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物表玄元皇帝昇入上聖

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玄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為南華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列子為冲虛真經庚桑子為洞虛真經今人稱莊子書為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偽為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古今文字記

封孔子弟子詔

呂巖說撰記正書天寶三年十二月金石錄



唐擇縣令勑

唐南陽新野令李伯豫行書天寶六年十月建 復齋碑錄

明皇賜上黨故吏勑書

天寶十一年十月

明皇哀册文

王縉撰史鎬八分書貞元五年 金石錄

康珽誥

徐浩行書天寶十年三月 金石錄

顏惟正并商夫人贈告

顏真卿正書寶應二年十一月 金石録

唐刑部尚書太子賔客魏國公述先誥

劉昇八分書 墨池編

謚文宣追封兖公等詔

李瀾書在淄州 金石畧　墨池編作李潤

李潤李華從弟淄州尉 唐宰相世系表

僧恵幹乞題大通大照塔額表肅宗批答

大歷中立 墨池編

勸農勑

正書無姓名大中九年五月 金石錄

濠州勸民栽桑敕碑

大中十年　余得劉莒脩兖州文宣王廟碑見大中時中書門下牒又得此碑見大中時敕乃知平章事非署敕之官今世止見中書門下牒便呼為敕惟告身之制僅存焉 集古錄

德宗政刑箴

德宗撰八分書無姓名貞元十四年十二月金石録

武宗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

巡幸左神策軍碑崔鉉撰柳公權正書會昌三年金石録

唐翰林學士承旨崔鉉撰散騎常侍集賢殿學士柳公權書集賢直院徐方平篆額武宗嘗幸神策軍勞閲軍士兼統三軍上將軍仇士良請爲碑以誦聖德鉉等奉勅書撰碑以會昌三年立集古録目

唐高祖駐馬佛堂碑

唐渭南縣興法寺僧貞慶撰并八分書高祖武德二年嘗幸渭南王大韓村其父老以為榮立佛像于其地謂之駐馬佛堂歲久碑記闕落開元十七年村人韓祚等重建集古錄目

唐碑刻二御製御書

太宗登逍遥樓詩

長孫無忌楊師道行書貞觀十二年二月明皇八分

書詩顔真卿正書王璵表附金石録

御製魏鄭公碑

太宗御製并行書貞觀十七月正月金石録詳見昭陵諸碑

帝京篇

太宗御製褚遂良行書貞觀十九年八月金石録

晉祠銘

太宗御製并行書貞觀二十年七月金石録

右唐晉祠銘太宗撰并書晉祠者唐叔虞祠也高祖

初起兵禱于叔虞祠至貞觀二十年太宗為立碑焉
唐得天下後太宗祠晉侯而為之銘晉侯者周唐叔
後霸天下者也據碑高祖起兵時曾禱于晉侯之祠
而以是報享之太宗製文并書全法聖教序蘭亭而
縱横自如但石理惡歷年多其鋸缺之存者無幾耳

石墨鐫華

祠在今太原府西南四十里距今太原縣八里而今
縣則古晉陽之故址唐時為并州為北都為河東節

度使治昔人立廟于此以祀唐叔考之北齊書巳有其名而唐高祖起兵嘗禱于此太宗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樹碑製文親書之於石今存祠中金石文字記

溫泉銘

太宗御製并行書貞觀中立金石錄

三藏聖教序

太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月在京兆府一本碑在慈恩寺塔金石錄

三藏聖教序記

高宗撰褚遂良正書永徽四年十二月在京兆金石録

萬年宫銘

高宗撰并行書永徽六年五月在鳳翔府麟遊縣金石録

萬年宫即九成宫改名高宗幸而銘之書之也行草視英公碑尤為勁拔石墨鐫華

萬年宮碑陰題名

長孫無忌以下自書 金石錄

右唐萬年宮碑陰者高宗自爲萬年宮碑詔宰相而下皆題名於其隂余每覽此碑見長孫無忌褚遂良許敬宗李義府同時列名未嘗不掩卷太息以爲善惡如水火決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遠之然後君子道長而天下治若俱收並用則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如無忌遂良是已然知

人帝堯所難非所以責高宗也金石錄

碑陰云奉勅中書門下見從文武三品以上并學士并聽自書官名于碑陰後列從官五十餘人長孫無忌李勣褚遂良輩皆與馬書名大小不倫然皆有法即契苾賀蘭亦不草草一時之盛令人仰想其後武氏亂之而不復可觀矣石墨鐫華

契苾何力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屬歷右驍衛大將軍龍翔中封凉國公謚曰毅見唐書

賀蘭敏之武士彠之外孫武后取為士彠後賜

氏武累官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

參與刊撰見唐書武士彠傳

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高宗撰王行滿正書顯慶二年十二月 金石錄

三藏聖教序并記

太宗高宗撰褚遂良正書龍朔三年六月同州重立 金石錄

三藏聖教序并述聖序記

太宗高宗撰沙門懷仁集王書咸亨三年十二月金石錄

御製明徵君碑

高宗撰高正臣行書王知敬篆額金石錄

右唐明徵君碑徵君者梁明山賓也高宗朝其裔孫崇儼以方技進故立此碑舊唐史言高宗自製文而書之非也蓋高宗撰文高正臣書耳金石錄

右高宗御製王知敬篆碑陰有棲霞二大字乃大中

庚子歲所立今碑乃景子此即米芾所謂手摩一丈玉讀書上元記者書自聖教序中出極有風骨可愛蒼潤軒碑跋

御製李勣碑

高宗撰并行書儀鳳二年十月金石録詳見昭陵諸碑

道藏經序

高宗則天撰王懸河行書弘道元年十二月金石録

唐睿宗書武士彠碑

李嶠撰相王旦書長安元年十二月金石錄

右周武士䨇碑武后時追尊士䨇為無上孝明皇帝命李嶠為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閒談載李德裕言昔為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䨇碑元和年間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多皆刻畫完好無訛缺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不可信類如此金石錄

唐睿宗書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正書長安二年六月金石録 題云孝明皇后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悪猶可而旦亦曰悪旦當發一笑書不知真出相王否方整遒健可録也碑已仆于乙邜之地震而亡於縣令之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搨本石墨鐫華

右武后革命時所立順陵碑首曰大周無上孝明高皇后碑銘并序特進太子賔客監修國史上柱國

梁王恧三思奉勑撰太子左衛率兼檢校安北大

都護相王恧旦奉勑書 求古錄

棲巖寺詩

高宗則天撰韓懷信正書長安二年 金石錄

幸閒居寺詩

高宗睿宗太平公主詩八分書無姓名武后詩自

草書長安四年四月 金石錄

游仙篇

武后撰薛曜正書武后時立金石錄

龍興聖教序

中宗撰相王旦正書神龍元年九月金石錄

中興聖教序碑

中宗撰唐奉一八分書神龍三年五月金石錄

中宗為三藏法師義淨所作唐奉一書刻石在濟南府長清縣界西禪寺寺在深山中義淨真身塔尚存金石錄

唐耒一齊州人善書翰武后時為侍御史見御史臺記又唐書武后紀云久視元年三月夏官尚書

唐奉一為天兵道大摠管

老子孔子顔子賛

睿宗撰李邕行書開元十一年十二月金石録

唐明皇書凉國長公主碑

蘓頲撰明皇八分書開元十二年八月金石録

右唐凉國長公主碑蘓頲撰明皇書公主睿宗女也

新唐書列傳云字華莊而碑云諱芃字花粧傳云下嫁薛伯陽而碑云嫁温彦博曽孫曦按新史睿宗第三女荆山公主已嫁薛伯陽當以碑為正金石錄

右凉國長公主碑小許公撰而開元帝御書書法過肥然點畫間自有異趣要之自唐變此體帝為最也

碑辭大半可讀攷之唐史睿宗第六女字華莊始封仙源下嫁薛伯陽今碑内封爵先後同而字乃從花粧非華莊也又稱歸故丞相虞公温彦博曽孫曦及

攷彦博傳曾孫曦尚凉國長公主伯陽傳尚仙源公主坐父稷誅流嶺表自殺然則公主固嫁薛伯陽再嫁温曦史遺曦而碑諱伯陽也弇州山人藁

此藴顒撰開元帝分書帝書潤色史惟則而此碑稍肥要之一變漢法者也公主碑名花粧史作華莊先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伯陽坐父稷流嶺表再嫁温彦博曾孫曦史遺曦不書而碑諱不言伯陽石墨鐫華

凉國碑為玄宗分書藴顒撰書法遒逸句適少遜孝

經總脫盡六朝之習者公主睿宗第六女名苑字華莊元美謂碑爲花粧史作華莊而不言名子函石墨鐫華直以字爲名二公似俱未見其碑也余嘗從叔兄至奉先遊唐諸陵祀畧造極羣山北峙萬峯連亘一目無際竟不辨何者爲陵也歸而得數碑此石卧草間字跡完好如新於時恨楮墨不具後遣工搨得已爲土人轝扑損半恐一經採訪官使或搨不勝誅求故也公主初封仙源嫁薛稷子伯陽坐父稷流嶺表

自殺後改令封復嫁溫彥博曾孫曦碑自不得不諱

伯陽而史不當逸曦也金石史

明皇行次成皐詩

史敘行書開元十三年十月金石錄

史敘與史麟工夫相敵亦擅時名書史會要

唐明皇御註道德經

明皇註并御書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懷州本金石錄

老子道德經唐玄宗註開元二十三年道門威儀司

馬秀等請於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皆立石臺刋勒其經文御書其注皆諸王所書此本在懷州集古錄

經玄宗書注皇太子紹及慶王琮奉勑書初開元二十四年玄宗已注道德經道門威儀司馬秀等奏請兩京及天下應修官齋等州造立石臺刋勒經注集古錄目

唐玄宗注經成詔道士司馬秀等請立經臺奏謝批

答及皇太子紹慶王琮等十八人列名皆附刻於經臺集古録目

明皇注孝經

明皇八分書天寶四年九月金石録

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盖自吏部侍郎出爲河南採訪始襲公爵此本封耳韋陟封平樂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豊妍匀適與泰山銘同行押亦雄俊

可喜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耶三子同日就隕屬鏤南内淒涼廢食循覽遺跡為之慙慨

王世貞 弇州山人稾

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鏤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泰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鳳為海吞鯨非虛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與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石墨鐫華

玄宗御製序并注及書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禄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

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中間人名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下不書臣亦可疑金石文字記

唐明皇書金仙長公主碑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同為道士而碑云丙午歲度為道士葢神龍二年也此于史學不足道然唐

史書事差謬多如此也金石錄

徐嶠之撰明皇行書今在蒲城縣金石文字記

明皇賜道士蔡守冲詩

并謝表批荅行書天寶十一年九月金石錄

上黨啟聖宫頌

明皇撰并八分書天寶十二年八月金石錄

御製武部尚書楊珣碑

明皇撰并八分書天寶十二年八月金石錄

右唐楊珣碑按唐史宰相世系表以珣為友諒子令

碑乃云志譓子疑史誤珣楊國忠父也故𤣥宗親為

製碑其末盛稱國忠之美云我有社稷爾能衛之我

有廊廟爾能宰之叶和九功九功惟序平章百姓百

姓昭明其語可謂褒矣豈所謂臨亂之主各賢其臣

者乎碑天寶十二年建蓋後二年安禄山起兵又一

年國忠被戮矣金石録

鵜鶘頌

明皇撰并行書天寶中立 金石錄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岀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鶺鴒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揚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本在故相沂公宅 集古錄

明皇上黨宫宴羣臣故老詩

行書天寶中立 金石錄

明皇謁玄元廟詩

行書天寶中立 金石錄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并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鶺鴒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君廟也 集古錄

唐明皇書裴光庭碑

裴光庭碑張九齡撰玄宗御書按唐書列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博士孫琬希嵩意以其用循資格非奬勸之誼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今碑

及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撰搖山往則而碑云往記光庭以開元二十一年薨二十四年建此碑玄宗自書不應誤皆當以碑為是也集古録

唐中書令集賢院學士張九齡奉勑撰玄宗御書侍中裴耀卿題御書字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題額諫議大夫褚庭誨摹勒光庭字連城河東聞喜人官至侍中正平郡公贈太師謚忠獻碑以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立在聞喜集古録目

唐玄宗登逍遥樓詩

唐玄宗御製并分書太常卿姜皎書年月蒲州刺史王璵以詩刻石請御書碑額表一蒲州刺史顔真卿書荅詔肅宗書以乾元元年立集古録目

御製段秀實碑

德宗撰皇太子誦行書貞元元年四月金石録

麟德殿宴羣臣詩

德宗撰皇太子誦行書貞元四年六月金石録

送張建封還鎮詩

德宗撰太子誦行書貞元十四年金石録

御製韋臯紀功德碑

德宗撰太子誦行書貞元二十年十一月金石録

補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撰高正臣書上元三年四月今在上元縣棲

霞寺唐有兩上元此云景子者高宗號也 舊唐書

明崇儼傳累遷正諫大夫特令入閤供奉崇儼每因謁見輒假以神道頗陳時政得失帝深加允納潤州棲霞寺是其五代祖梁處士山賓故宅帝特為製碑文親書於石論者榮之今按此碑乃高正臣書史家以御製并訛為御書耳金石文字記

貞順皇后武氏碑

玄宗御製御書字為八分太子亨題額貞順皇后姓武氏晉陽人終于惠妃追冊皇后謚曰貞順碑以天

寶十三年四月立 集古録目

貞順皇后武氏碑陰記

從子武就撰王廥行書建中二年 京兆金石録

六藝之一録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六十四

錢塘倪濤撰

石刻文字四十

唐碑

孔子廟堂碑

唐孔子廟堂碑武德九年虞世南撰并書余為兒童時嘗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如此因感夫物之終弊雖金石之堅

不能自久於是始欲集録前世之遺文而藏之殆今盖十有八年而得千卷可謂富哉集古録

頃見摹刻虞永興孔子廟碑甚不厭人意亦疑石工太遠今觀舊刻雖姿媚而造筆之勢甚遒固知名下無虚士也棨洛道嘗以二十萬錢買一碑即此碑舊刻其中缺字亦畧相類唯額書大周孔子廟堂之碑八字為異耳又碑末長安三年太歳癸卯金四月壬辰朔水八日己亥木書額相王書也又云朝議郎行

左豹衛長史直鳳閣鍾紹京奉相王教搨勒碑額雍州萬年縣光宅鐫字又卷尾昔人題云咸通七年七月七日於二十二姊處得龍兒来認今福夷無大費而甚愛之雖無前後數十字非寶藏是書之本意山谷集

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恠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乃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真行筆札能入永興之室也元祐四年在中都初見滎輯子

雍家一本紹聖元年在湖陰又見張威福夷家一本其十二月在陳留又見蔡寶臣致君家一本以石本末刓缺不以摹本補綴則榮本第一張本第二蔡本第三亦嘗於他處見數本新舊雜揉所謂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者也然尚有典刑亦不可廢也陳留淨土院書同上

今世有好書癖者滎洛道嘗以二十萬錢買虞永興孔子廟堂碑予初不信以問滎則果然後求觀之乃

是未剜去大周字時墨本字猶有鋒鍔但墨紙有少腐敗處耳同上

虞世南撰序并正書武徳九年十二月　右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武徳時建而題云相王旦書額者葢舊碑無額武后時增之耳至文宗朝馮審為祭酒請琢去周字而唐史遂以此碑為武后時立者誤也曆宗所書舊額云大周孔子廟堂之碑令世蔵書家得唐人所收舊本猶有存者云金石録

永興公守智永舊法故唐能書人盡變唯永興號為第一以右軍譜系猶在也余嘗見大周本於故家精神遒整其雲仍散落不復可考此當在嫡孫行唐人唯魏華得正傳孔穎達碑與虞相似或云孔卒時永興下世已久清容居士集

右唐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撰并正書今在陝西西安府學乃宋王彦超翻本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予家藏舊搨唐刻因參校以足其文嘗記在京師時

見世南真蹟謂以此文石本進呈太宗特賜王羲之黃玉印一顆則世南之書貴重於當時者固已如此但世之人不見真跡故鮮有知是說者金琳

評者謂虞永興書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又如行人妙選罕有失詞觀此碑果不虛也賈耽相公云孔子廟堂碑青箱之至寶今碑已經五代翻刻尚爾則當時可知但碑已斷泐在西安府學余嘗至其處見碑傍一片石取視之則碑之破裂者如此恐後人不復

得見此書可勝慨哉石墨鐫華

滎浴道以二十萬買末劉去大周字本即此此刻乃宋時重勒者永興親受筆訣於永禪師當時進呈石本唐太宗以右軍黄玉印賜之令謝表勒在羣玉堂帖好事者合觀之可以知伯施書矣玄牘記

唐書法以歐虞並稱然張懷瓘謂歐若狂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詞又虞剛柔内含歐筋骨外露君子藏器以虞為優固當至謂秀嶺危峯

處處間起則非也歐虞固可並稱今止存一廟堂碑已經五代翻刻丰神尚爾暎發初刻更不知何如矣貞觀四年碑成進御賜以右將軍會稽內史印逸少所佩當時已為文皇所重如此況今日乎金石史

孔子廟堂碑正書貞觀四年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書銜曰太子中舍人行著作郎臣虞世南奉勅撰并書司徒并州牧太子左千牛率兼檢校安北大都護相王旦書額相王旦者睿宗也舊唐書宣宗大中五年

十一月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碑始太宗立之睿宗篆額加大周二字蓋武后時書也請琢去偽號從大唐字從之此大周字削而相王之銜獨存也其末曰永興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王彦超再建則元碑已亡此重刻也金石文字記

孔宣尼碑

崔行功撰孫希範八分書乾封元年金石録

唐贈太師孔宣父碑此崔行功撰孫庭範書行功嘗

書開元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分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碑同觀石墨鐫華

唐孫師範隸書孔廟碑余燈下偶觀此帙適兒子敏耕在几邉問孔聖人何字余曰仲尼彼曰故事中張伯何以稱尼父余曰父者男子美稱因使之觀此同予誦畢而寢次早為甲寅三月二十日敬書其後以還羅氏芳潤閣并告我原溥也若夫唐世追封之典禮與夫文章字畫之妙則小子何敢議焉惟以手畫

紙摸索數十讚歎而已
玄牘記

唐贈太師魯國孔宣公碑此為唐高宗封泰山還過曲阜祀孔子贈太師所立碑也敕崔行功撰孫師範書時天下大權胥歸中宮天子拱手中外謂之二聖是非真能尊孔子者行功纂述雖頗博雅詳縟有乖厥體善乎太史公之賛孔子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師範隸書瘦硬而方削

寡情是魏以後法非漢法也反不如開元後之風流蘊藉也金石史

唐孔子廟詔表碑

此高祖高宗詔各一通祭文一通太子弘表一通皆分書金明昌中暴風折木壓碑仆趺損而碑不損剌史高德裔易趺樹之行書題六十五字于後王元美曰其行筆不甚精工而時有漢意乃知古法自開元帝始盡變也石墨鐫華

唐加封孔子詔書碑隷書右詔二通表一通祭文一通跋一通共一帙甲寅三月十九日借覩于原溥跋言是碑曾為風仆而字畫不損疑其陰有所相此豈非上堂閒絲竹音者耶玄牘記

脩孔子廟詔表碑八分書儀鳳二年三月今在曲阜縣廟中武德九年詔一通乾封元年詔一通皇太子請立碑表一通乾封元年祭文一通共一碑金明昌三年開州刺史髙德裔記重建歲月於末金石文字記

襄州孔子廟堂碑

于敬之撰正書無姓名垂拱二年二月　右唐襄州孔子廟堂碑于敬之撰其前題魯大司寇贈太師宣尼父孔丘廟堂碑銘春秋之法或書字或書名皆所以寓褒貶之意今敬之為孔子廟碑而斥其名何哉

金石錄

益州府學孔子廟堂碑

周顗撰正書無姓名開元七年七月

金石錄

唐封文宣王祠碑

唐玄宗製王全榮書 墨池編

修孔子廟碑

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開元七年十月 金石錄

夫子廟碑為渝州刺史李邕撰宋州刺史張庭珪書邕語亦似知尊夫子者第任書可耳不當遂任文也庭珪官至太子詹事著直聲家蔵二王墨蹟甚夥書小史謂邕所撰碑碣必請庭珪書此亦其證也

第所謂古木崩沙閒花映竹者尚未得盡其致耳弇州續稾

此李北海邕撰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是已庭珪名書書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者有古木崩沙閒花映竹之語觀此亦未為的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石墨鐫華

修孔子廟碑李邕撰張庭珪八分書今在曲阜縣廟中按舊唐書張廷珪傳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

善屬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為時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同

金石文字記

唐美原夫子廟碑

右美原夫子廟碑縣令王岳字山甫撰并書碑不知在何縣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時有可愛故不忍去之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

家亦烏有定法耶至魏晉以後漸分真草而羲獻父子為一時所尚後世言書者非此二人則皆不為法其藝誠為精絶然謂必為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夫正法哉豈書固自放於怪逸矣聊存之以備博覽集古録

唐行美原縣令王巖撰并書天寶中初尊夫子爵為王碑以天寶八年立在美原集古録目

王巖撰并行書天寶八年十二月金石録

唐聖主興明故魯先聖文宣王頌碑

唐李處佑撰并書王延瓛鐫并篆額天寶九年九月七日立復齋碑録 明州寶刻叢編

唐修文宣王廟碑

唐樂坤撰寶應二年立京兆金石録 鄠縣寶刻叢編

縉雲縣孔子廟記

李陽氷撰并篆書上元元年七月金石録

縉雲孔子廟記上元二年李陽氷撰并書孔子廟像

之制前史不載開元八年國子司業郭璀奏云先聖孔宣父以先師顔子配其像爲立侍配享宜坐弟子十哲雖得列像而不在祀享之位按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蒙從祀十哲請列享在何休等上於是詔十哲皆爲坐像據陽氷記云换夫子之容貌増侍立者九人盖獨顔回配坐而閔損等九人爲立像矣陽氷修廟在肅宗上元二年其不用開元之詔何也 六一題跋

孔子廟碑

史惟則八分書在河中府金石略

文宣王廟新三門記

裴孝智撰裴平八分書并篆大歷八年十二月金石錄

右裴孝智撰文裴平書丹并篆額大歷八年立篆額

字甚大玄牘記

唐文宣王廟碑

唐前侍御史裴碑缺八分書篆額貞元四年正月旬有

一日建 復齋碑録 明州寶刻叢編

扶風文宣王廟記

扶風縣夫子廟碑首云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云云作者唐大歴二年丁未駕部郎中程浩碑尚在扶風縣令傳為皮日休誤矣皮在僖宗廣明年與大歴相去殊遠不知何以錯誤如此此碑書法清勁仍多古字地作墬三作弎道作衜子作㜽光作炗唐作𤰞天作兲善作譱遊作遻曹作轉 升庵字説

孔子廟殘碑程浩撰顔真卿正書今在華州　此文載于唐文粹為扶風文宣王廟記大歷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以下半篇其跋云此記刋石元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駕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考唐地里志臨安縣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唐范陽郡新置文宣王廟碑

貞元五年韋稔撰張濬行書在涿州金石文字記

顏真卿華嶽題名有評事張濬

封崇孔宣父故事碑

湖州金石略　在安吉州學元和四年記輿地碑目

處州孔子廟碑

韓愈撰任迪行書大和三年金石錄

處州孔子廟碑唐咸通四年刺史王通古重立以傳

考之李繁作學官處州當元和二年至僖宗而碑已廢後世以昌黎公文可傳故又刻石于學使世存之昔歐陽文忠公謂隋唐之際天下州縣學皆廢且文公見官為立祠州縣莫不祭之則以夫子之尊由此其盛嗚呼禮之廢久矣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周之制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禮曰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夫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鄭康成謂釋菜於詩書禮樂之官釋奠於先聖當

之錫成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安得祭于學哉然則先聖祀孔子可也當三代盛時夔伯夷世為先聖祀于諸國必有合也至漢始以孔子祭於學天子親祀自晉成帝至唐武徳定著于令其禮稍重范甯請用王者儀而范宣之議當其釋奠用帝王禮樂然謂釋奠幸存不以四時為祭今又無樂文忠公据後世苟簡便謂禮有不足則誤矣昔貞觀中始以孔子為先聖永徽定令復用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然文公

遷以句龍棄得常祀無如夫子盛文忠謂孔子後天下皆以為先聖豈亦不知考於古耶開元詔曰昔縁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今後夫子南面而坐内出王者衮冕之服衣之制詔丞相册封文宣王於是列戟而以門人配焉其曰南面用王者事巍然以門人為配豈古實行之嘗怪二公於此不知考古使後世疑之此可歎也廣川書跋

襄州文宣王廟記

裴度撰崔倬正書盧弘宣篆額太和六年金石録

唐新修文宣王廟記

唐鄭楚南撰令狐驤正書篆額大和六年二月十五日立復齋碑録　明州寳刻叢編

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册

唐玄宗御製行書無名太和七年七月明州刺史于季友建復齋碑録

文宣王新廟碑

劉禹錫撰盧逕正書開成二年三月金石錄

唐鄧州文宣王廟碑

顏頵書

顏頵真卿子富陽尉好為詩見顏真卿家廟碑

修文宣王廟記

裴坦撰盧匡書會昌五年十月金石錄 許州碑帖考

唐李綽云山北盧尚書匡有王内史借船帖寳惜

有年河東張公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不可借人

也見尚書故實

定州文宣王廟記

盧肇撰并正書大中十三年八月金石録

修文宣王廟記

鄭彦藻分書咸通六年黄州金石略

修文宣王廟碑

唐孔温裕修孔廟碑温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

俸奏請葺廟宜蒙嘉奨矣碑賈防撰文聊畧未稱書

者無名氏而亦有顔清臣栁誠懸遺意不作惡札石墨鐫華

賈防撰孔温裕奏中書門下牒正書咸通十一年三月今在曲阜縣廟中金石文字記

唐文宣王新廟碑

大中年祕書郎鄭言撰并書吳興掌故集

修文宣王廟院記

高諷撰并書天祐十五年今在定州儒學碑稱太師

中書令北平王者王處直也金石文字記

唐石經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大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

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毁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爲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言讐刋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蜀亦刻九經謂之孟蜀九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

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
宗又知其非天寳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
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
棄之于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
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
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
缺字别刻小石立於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
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

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
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翁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
稱善焉右本喬景叔說

右石墨鐫華

朱彝尊唐國子學石經跋云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
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
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
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

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一百二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禄大夫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兼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戸鄭覃勘定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宗命宰吏令韓泉充詳定官而題名於石者有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名一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柏冨將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玄度朝

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韋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并覃共十人顔

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

解也

右杭世駿石經考異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

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玄日惟丁亥書石學

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

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缺　　書

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

上石官將仕郎守祕書省正字臣柏暠校勘兼看書

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

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

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

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

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官銜缺十字案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

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相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刋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取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

古今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
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虒號虢饕彪篪褫等字
同避太祖諱　淵字缺筆作淵婣亦作婣避高祖諱
世字缺筆作卋泄作洩紲作絏棄作弃勩作勚葉作
枼渫揲韘媟諜堞偞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尸
氓作甿岷作岻泯昬緍痻碈愍惽皆改從氏避太
宗諱　亨字皆作亨避肅宗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

避代宗諱　适字皆缺筆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純避憲宗諱　恒字皆缺筆作恒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甚作甚椹作椹避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耳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公傳字更

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㲉梁襄昭定哀四公傳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韓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宋建隆三年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此甲子歲昭宗遷洛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　元祐五年黎持石經記則云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

築新城而石經悉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於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吕公領漕陜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二説不同

右金石文字記

朱彝尊宋京兆府學石經跋云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鐫之者長安石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吕公者宣公大防之

兄以工部郎中陜西轉運副使知陜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舊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立於學載持記甚詳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仕後唐至光禄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

秦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
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
世也

右石經考異

張參五經文字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
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無採漢石
經著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曰大歷

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剥汚䘁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皡博士公肅韋公皡 公肅遂以羡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迹無迹可尋堂皇靚深

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乃魚宗會其字别體與朱梁所刻相類本文不然當是開成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

右金石文字記

書録解題云五經文字三卷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云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顔傳經抄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為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畧而不集

張參五經文字序云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為三卷說文體包古今先得六經之要有不

備者求之字林其或古體難明衆情驚懵者則以石經之餘比例為助石經湮沒所存者寡通以經典及釋文相承隸省引而伸之不敢專也近代字樣多依四聲傳寫之後偏傍漸失今則采說文字林諸部以類相從務於易了不必舊次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於時畧不集録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非常體偏有所合者詳其證據各以朱字記之俾夫觀省無至多惑

洪邁容齋三筆云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決五字悉以水為冫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冫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譌

朱彛尊五經文字跋云唐大歷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莫準乃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辨齊魯之音考古今之字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論堂者太學孔子廟西之夏屋

也見舒元輿問國學記其初塗之以土而已太和間
祭酒齊皞司業韋公肅易之以堅木擇國子通書法
者繕寫而懸之堂禮部郎劉禹錫為作記當時揚屋
至發題以試士文兆英華載有王履貞賦其畧曰置
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又云一人作則京國儀
型光我廊廟與彼丹青其推詡若此是書自土塗而
木版自木版而刊石字已三易恐非參所書矣以予
論之唐人多專攻詩賦留心經義者寡參獨奉詔與

孝廉生顔傳經取疑文互體鈎考而斷决之爲士子楷式爲功匪淺矣故禹錫記稱爲名儒作史者宜以之入儒林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按孟浩然集有送張參及第還家作錢起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而郎官石柱題名參曽入司封員外郎之列葢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初佐司封郎尋授國子司業者也今其姓氏僅一見於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他不詳焉闕事一也參謂讀書

不如冩書㡣其書法必工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冝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俱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𤣥度九經字様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録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厓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石經録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

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摭拾星宿遺義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予思漢魏石經既已湮沒惟唐開成本尚存參書幸附刋於石顧學者東諸高閣罕有遊目者故具書之

右石經考畢

唐元度九經字樣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監
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和七
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覆多依
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
參差傳寫相承漸至乖誤今並依字書參詳改正諸
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隷變不
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近代文字或傳寫
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取其適中纂録為新

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奉勑宜依

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牒

右金石文字記

書録觧題云五經字樣一卷唐沔王友翰林待詔唐

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

玉海云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

從開成中翰林待詔唐玄度加九經字樣補所不載

晋開運末祭酒田敏合二者為一編以考正俗體訛

謬後周廣順三年六月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宋朝重和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言者謂張參唐元度所撰五經文字九經字樣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宜重加修定分次部類為新定五經字樣從之顧炎武日知録云唐人以說文字林試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篆籒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

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曰以鑿矣大歷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刋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開成中唐玄度增補復作九經字樣石刻在關中向無板本間有殘缺無别本可證近代有好今西安府學事者刻九經補字并屬諸生補此書之缺以意爲之乃不知此書特五經之文非經所有者不載而妄添經外之字并及字書中泛博之訓予至關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識者顯與所補不同乃知近日學者

之不肯闕疑而妄作如此

右石經考異